

捷克參議院議長於今年(2020)八月底，率領近九十名科技人員，參議員，企業代表，學術及文化界人士，到台灣做數天的訪問，並在政大和立法院發表演講。代表自由，主權獨立和民主的捷克，本著捍衛自由民主的精神，不畏極權中國的壓力，來和有同樣本質的台灣合作。浩大的捷克代表團，透過新聞媒體的緊貼報導，在台灣掀起一陣旋風，讓台灣於新冠肺炎之後，再度跳躍到國際舞台。看到這樣的新聞，關心台灣的台灣人，那個人不興奮？當中國利用經濟雄霸，在世界各地拓展勢力，藉機打壓台灣外交空間時，捷克議長的實際行動，確實令人佩服。功利主義盛行的時代，有類似道德勇氣的國家，有高超正義的政治人物，已經瀕臨絕種於世，只盼捷克議長的訪台，能激起其他國家來跟進，帶給台灣前途新氣象。捷克來訪新氣象，經濟打壓不像樣，功利主義處處響，道德正義沒人講。

談到道德正義，捷克有個著名的案例，就是在 2001 年時，它的衛健部，擔心人民普遍抽煙後，會影響政府財政，要考慮訂定有效政策。為了應付政府可能的措施，駐在捷克的一家美國煙草公司，委託一顧問機構，針對抽煙對財政的影響，做一個全面研究。基本上，抽煙副作用多，會導致相關疾病增加，醫療負擔提高。但是從另一觀點來分析，煙草帶給政府新稅收外，因抽煙而造成早死，可以減少政府健保開銷，省下這些人的退休金；老年人的住宅長照費用也因為那些人早死，可以省下。根據這項研究，從財政觀點來看，抽煙帶來的財政利益，比可能的財政弊害高，也就是說，利多於弊！報告出爐洩漏後，引來政治人物，經濟學家，反對抽煙者，監督社團的嚴重抗議；煙草公司，最後被迫道歉。但是，當年捷克總理，則是附和煙草公司，宣稱“他抽煙，對政府的財政穩定有貢獻，若因肺癌而早死，政府不需支付他退休金”，還說“當個抽煙者，他繳煙草稅，支持政府的預算，如果早死，政府省下長照費用”。捷克曾有這樣的總理，也有訪問台灣的議長，二十年而已，好像變化也蠻大的。

煙草財政添稅收，總理暢言非囉嗦，觀點不同難辯駁，老人煙客不會多。

捷克總理說的，不是沒有道理，符合道德正義嗎？所謂的道德正義，又是什麼呢？一般就是大眾的福祉，定義在痛苦和快樂上，就是減輕眾人的痛苦，增加眾人的快樂。簡單數個字，但是說來話長。舉個例子，當前的新冠肺炎，重病死亡的，大多是老年人，年輕得病的有，但是從比例上來看，年輕的，病死的人較少，所以有人

說，為了照顧這些老人，社會眾人要犧牲，無法去戲院餐廳，不能上教堂寺廟，海灘游泳也關閉，學生不能正常上學，整個經濟快崩潰，人類付出這樣的代價，值得嗎？而為了防止病毒蔓延，許多政府單位，以助人救己為出發點，呼籲民眾合作，或者強制民眾戴口罩，但是口罩戴不戴，也造成不少紛爭，引發強烈抗議，要戴奶罩，不戴口罩的都有，他們要有選擇的自由，自身權益快樂至上，不願被強迫，他人的死活快樂，甘我屁事，就是所謂的“自由主義”。政府如要開放經濟，可以藉功利主義，人民要抵抗，自由主義使用也方便。

口罩不口罩，病毒會亂搞，基督或佛教，虔誠心禱告。

奶罩不奶罩，街頭鬧風騷，年輕或年老，觀眾不能少。

人類的快樂和痛苦，能否用類似金錢的普世單位來衡量？當快樂和痛苦，牽涉到性命時，又如何訂定價格呢？美國福特公司，在做問題解決的評估時，嚐試過給生命訂價，但是一到法院，全盤皆輸，因為陪審團無法同意，應該不僅是價格太低，而是無法同意福特的高傲，對於性命的藐視，只關心公司的營利，這樣的判決，給大公司的大警告，只要是員工或公眾的性命安全，不敢再公然用金錢訂價。再回到當前的新冠肺炎，當紐約狀況危急時，州長曾提到，任何一個生命都重要，看似要不惜代價來救助，但是現實的限制，又如何允許呢？生命無價，社會成本有限，怎樣調度共有資源，來達到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，是政治人物的大難題。沒有人有完美的公式，或是無缺的答案，美國的新冠肺炎，台灣的美豬進口，都是同樣的挑戰。看來，社會上許多問題，牽涉到道德正義，雖然本質上不是政治，卻要靠政治解決，這些結果方案，對個人而言，有相對的好壞，但實質上，似乎沒有絕對的對錯。在自由開放的社會，要快樂的生活，不很難，放鬆心情，快樂面對政治，台灣美國都一樣，沒有百分百滿意的政府，差不多就好。對了，哲學家有個勸言，“寧可當不快樂的人，也不願意當滿意的豬”。

生活快樂或痛苦，自己掌控來做主，如能有幸生為人，誰願當隻滿意豬。

道德正義大招牌

安怎使用誰人知

政治毋免流目屎

快樂痛苦該己來